

校正評註王鳳洲
大字評註袁了凡
綱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三十八

元 四明 陳樞 通鑑

明 淳安 商輅 綱目

趙四 袁黃 王世貞 編纂

孔子憂世之心
大驗於此天生
聖人

◎元紀

史臣曰嗚呼孔子春秋絕筆之後至是一千八百六十一歲集其憂世之心始大驗於此嗚呼極矣天生聖人以
為一世之主必使華夷各止其所而安其分則人道立而天理明地理得矣不然紛紛擾擾相爭相奪競地之利
昧天之道而人道於是乎不立矣聖人有見於此故其制治保邦奉本然以發夷猾夏為憂著書立言諄諄然以內夏
外夷為戒非徒為一世計所以為萬世計也世儒以為一世之微功而忘萬世之大成是豈上天立君之意哉是豈聖
人立教之心哉竊原天地之理聖賢之意惟以嚴萬世華夏之防於元混一天下依綱目南北朝五代例分書其年號於甲
子之下且黑其國以見其為統陰之世天翻地覆夷狄反為華夏之主自天開地闢以來未始有也之始於此○愚
按以胡元接宋統之變也故依文莊公分書年號而於其
僭號不書即位死不書崩以別於中國帝王之正統云爾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以庚申歲嗣位至是滅宋襄統一十六年壽八十而崩○帝仁明英武屢立
大功好征遠夷連年用兵悉皆臣服遠近一區字文臣如許衡姚樞等謀謨廟堂武將如伯顏董文炳
等攻城畧地大闢嘉猷制禮作樂
民物阜康夷狄之威古未有也

丞相忠孝盡
矣

己卯

至元十
六年

春二月張宏範等滅宋宏範等以厓山既平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

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乃泣然出涕曰國

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

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孫其甥傅立持泌書來上

建司天台于大都太史令王恂等請建儀象圭表以銅為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

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丁南湖

建司天台

天臺以圖敬天立社稷壇以圖報地立安樂堂以圖養人世祖混一之初首以三才為重其假之之心殆欲逃夷而入霸乎

【鑑】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飢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

【鑑】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鑑】四月張宏範李弘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鑑】八月宋丞相文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字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亦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急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字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非應博學宏詞何暇泛論字羅曰汝不肯道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為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

天祥忠義
子詞

牛驥同一皁
雞栖鳳凰食

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字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字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一日臣子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字羅怒命囚於獄其忠義見之於詞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稽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閤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

傷我心。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左傳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

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乃舍之南史闢北史盡殺執簡以往問既書矣乃還○左傳趙穿弑晉靈公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秦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張良為轅轅仇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漢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幽武北海使之牧羖武即起持漢節留匈奴十九年乃還○嚴顏為劉璋守江州張飛破之顏被獲飛喝之曰何不早降答曰卿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晉懷帝時嵇紹為侍中帝既蒙塵軍衛皆潰散紹以身捍御輦飛矢雨集遂遇害血濺帝衣左右欲浣之帝曰此猶侍中血勿去之○唐安祿山反張巡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尹子奇以刀割其口齒存者三四耳○唐顏杲卿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拒戰被執罵曰朕獨何人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之橋柱及副罵不絕口賊斷其舌○管寧當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孟觀薦之明帝安車蒲輪迎之不就家貧好學在家嘗著皂帽衣裙而已○出師表諸葛亮也○晉五胡雲擾豫州刺史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生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唐朱泚反召段秀實議欲脅號秀實嗤此而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以笏擊之中其額血流滿地其黨遂投秀實○晉南渡諸名士遊宴新亭周顒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曰當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對泣耶○漢鄒陽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馬摠也○汾陰陽氣亂也又妖氣也沮如潮濕之地也

附錄詩詞

丹心照汗青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沈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金陵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化作啼鴒帶血歸。○過淮河。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胡羯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茲日已近。使我淚如雨。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分莫望夫。子分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

四朝忠節

精忠赫赫雷
行天

張許聲名萬
古香

寒鴉夕陽

天祥忠宋之
心益見
天祥未嘗忘
宋

當如故。○**鑑**過平原縣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

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都速連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咸

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李光弼郭子儀逆賊牽制公威靈哀

哉常山賊鉤舌顏杲卿為常山太守罵賊賊鉤其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門四朝老忠節

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

何所歸茫茫烟草中原非公視于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雷行天。○**鑑**題張許雙廟為

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

張巡為睢陽太守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歛

音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沈

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沁園春調○周靜軒嗚呼天祥忠國

之心至是益見矣方其起兵勤王開闢嶺表攻城略地志圖恢復厥謀未遂可哀也已及其至燕元人啖之以爵而天祥

不受則是富貴不能淫元人懼之以威而天祥不屈則是威武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宋也使天意祚宋興或挽

之則恢復之仕舍天祥世傑而誰歸五坡被執天祥非不知偷生可以苟免其如忠義何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故寧不屈勿

以害吾天德之剛甯就死勿以饒吾浩然之氣偷生苟免豈天祥心哉故直書不屈所以深嘉而樂予之也其要訓大矣

鑑詔故宋丞相文天祥於獄欲用之天祥固辭欲殺之而天祥益不屈乃赦之
庚辰至元十一年都元帥張宏範死惡按宏範柔之子也柔宋遺民不當仕金而仕之既失身矣既而為元以憂金其子弘範又為元以覆宋父子之罪通于天矣○**上文莊**
史綱於弘範以死書何誅其以華人為夷用而滅中國之統也弘範既為之臣矣臣為君用不得不然又何誅嗚呼周平王遺罕咄來嗣仲子先儒謂其以太宰承命以贈諸侯之妄雖曰於禮有悖而綱常之大分未盡潰也聖人猶必貶

終之況以中國之人仕禁鷲之虜滅我三皇五帝以來中國之統者乎任元之人不止弘範誅其一以儆其餘

公安則道行有時

實默比汲黯何如
求賢三十年得實李
合二可謂全人
世祖和人之道庶幾
伯顏文武全才

鑑七月遣宦者咬住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府早

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龍虎山在貴溪縣西南早山在臨江府城東三茅山在應天府西谷縣東南

鑑始遣使窮河源○丘瓊山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為信至是窮其源之所自也

細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許衡致仕○**目**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

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

行有時也

細十二月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目**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

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實默字及李

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全人累贈太師魏國公諡文

正分註載世祖論姚實二公之言其於知人之道蓋庶幾乎

目帝諭太子真金曰伯顏文武全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細辛巳至元十一年春二月皇后弘吉刺氏崩○**目**后性明達左右匡立與有力焉宋亡幼

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

母子見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觀之后一視而反帝問何欲后曰

續綱目因許衡病革戒子之語遂于其卒不具官實秉書法之

正論者或謂衡不當任元剛以

亦貶或謂元不

得而臣之變例

不書二說皆悖

于理大衡未為

宋臣仕元並非

失節需才擇主

遇合自然有何

可貶而既已身

膺職仕食祿登

朝本非肥遯鳴

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忍取之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水土屢奏

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而厚待之后又嘗諫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張時泰謂觀判氏之言其賢不在宋

杜后丁南湖判氏之賢有四見宋亡而不樂因數自古無千歲之國一也不欲宋府庫遺物二也厚待

三月許衡卒年七十三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

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朝野

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諡文正許浩春秋漢華夏之辨胡銓謂三尺童子至無

犬豕也許衡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子之見哉

亡文莊任元之臣衡為之冠而卒不書其官爵者何原其心也觀衡臨終之言固

累召不屈出梁臨江按許公善於訓迪其言煦煦雖與童稚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隨其

而亟歸可也伯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蓋一世少許可獨稱衡曰先生神明也

之徒無不感悟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君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

於元侵宋之舉公卿爭獻攻取之策公獨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蓋有江漢之思焉丘文莊謂

公不當仕元觀臨終云云固已恨所遇之不幸矣以是論公公復何詞又謂許子倘以生民為念盡勸世祖以通和睦鄰

息肩南北之民庶幾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則少寬矣豈亦未見圭齋集所著公神道碑耶

秋八月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誠奸吏禁盜賊治軍旅獎忠善六事詔廷

臣及諸老議舉行之

擊日本兵十萬餘死於海島還者僅三人

九月詔焚毀道書諭天下從樞密張易言惟道德經繫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偽撰

恠其平生不能
解官死後屬勿
立碑請諡此非
彌留亂命則是
後人曲為之說
衡固名儒不應
前後矛盾若此
持政書官爵以
糾綱目之失
且摘諸家曲說
闢而正之

阿哈瑪特殃民
盡國固法所當
誅但非王著之
所得擅殺且著
與故人連結以
奸徒詐為太子
矯令調發官兵
橫加屠害是直
叛逆矣又何以
責阿哈瑪特之
罪惡持太子至
太子是時已參

也○周靜軒

世祖之焚道書非能灼見其周也特因惑秦門之說故從焚棄爾嗚呼道書既知其偽而佛書則可以為真而傳嗣萬世乎如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敗秦門之說世祖惑於秦門而焚道教之書二君皆有

一偏之弊非識于不惑者

矣此予而未盡予之詞也

鑑壬午至元十三年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哈瑪於闕下○時阿哈瑪專權自恣病國

欺君著因人心憤怒矯制殺之帝命討亂者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朝臣王憚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徒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仁者也

王著非能正名討賊乃關帝出幸矯制殺之則王著亦不能辭無君之罪又安可以討賊子之耶况宰相非千戶之可擅殺闕下非人臣之可行辟乎

嘗執羽籥屏於馬後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高漸離殺以筑擊秦始皇而不中見殺張良博浪之鎗乃又誤中于副車伍子裏小鎗於朝服挾佩刀刺董卓而為卓所殺施全亦見殺於秦檜如著雖見殺而阿哈瑪已塗腦於著之手

著可無五子之恨者矣

詔戮阿哈瑪屍遂窮治其黨○阿哈瑪死帝猶不深知其奸令中書母問其妻

子及詢字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屍縱犬

食其肉百官庶士稱快子性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丁南湖

歷代奸臣肆惡第以其君之可欺也元世祖豈可欺者乎而阿哈瑪欺之至使之不覺其奸則瑪之為奸過于歷代諸奸多矣况盧世榮桑哥以奸繼進得非瑪之倡之也是故君子於世祖之受欺責焉而必備于王著之擅殺罪焉而必輕

鑑四月以和禮霍孫為中書左丞相降舊吉刺帶為留守同發樞密院事

鑑設鹽使司責鹽引法擇利民者行之○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為率○

朝政既悉阿哈瑪特之奸何難告之世祖明正其罪乃以素所嫉惡之故為者輩所窺致得假托妄行搆為禍亂幸其時隨往上都

上都不致蒙戾太子弄兵之譴然不能防慎嫌微啟人潛伺他日憂懼凋年未必不由此釀成疑釁也

援史令史之流不過司簿書供指使而已其他非所宜預則又何必兼通經史

雖昔蕭曹輩起家刀筆未嘗不可為一代名臣然亦不聞其嫻于學問也後世流品既難強合若必責諸殿

舉各一人則有志者必不肯屈于小就而點猶

朝政既悉阿哈瑪特之奸何難告之世祖明正其罪乃以素所嫉惡之故為者輩所窺致得假托妄行搆為禍亂幸其時隨往上都

上都不致蒙戾太子弄兵之譴然不能防慎嫌微啟人潛伺他日憂懼凋年未必不由此釀成疑釁也

援史令史之流不過司簿書供指使而已其他非所宜預則又何必兼通經史

雖昔蕭曹輩起家刀筆未嘗不可為一代名臣然亦不聞其嫻于學問也後世流品既難強合若必責諸殿

舉各一人則有志者必不肯屈于小就而點猶

朝政既悉阿哈瑪特之奸何難告之世祖明正其罪乃以素所嫉惡之故為者輩所窺致得假托妄行搆為禍亂幸其時隨往上都

上都不致蒙戾太子弄兵之譴然不能防慎嫌微啟人潛伺他日憂懼凋年未必不由此釀成疑釁也

援史令史之流不過司簿書供指使而已其他非所宜預則又何必兼通經史

雖昔蕭曹輩起家刀筆未嘗不可為一代名臣然亦不聞其嫻于學問也後世流品既難強合若必責諸殿

定內外官以三年為考滿任者遷敘未滿者不許超遷

九月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據史有關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

史轉用之令則取諸路歲貢生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史事吏必知經

史者

十月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洙**寓衢州或言其為

孔氏宗子召赴闕洙遽於居曲阜者帝曰甯違禁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卒命以是

職

十二月殺故宋右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二年坐卧一小樓足

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

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

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

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

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召

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

者韓得藉此為
舞文之資未見
其利而先以滋
弊其為政事之
無可勝道哉
衣帶中有贊
成仁取義
義盡仁至
今後庶幾無
愧
君義臣忠兩
得之
和淚寫新詩
天祥忠義所
感
天祥有忠孝
大節
名與日月爭
光
得人之盛軼
漢唐
天祥光明俊
偉

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拜而死年四十七其

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

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翰林學士

王磐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謂漢高帝封雍齒也忠

如蜀將斬顏時謂張飛斬顏良也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臣編不到老夫

和淚寫新詩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會州昇天祥母夫人

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天祥子俱亡遺命以弟壁之子叔子為後天祥為

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論博學天祥廬陵人所居對文筆峯自號文山生平作文未嘗屬草下筆滔滔不絕流離中感慨悲歎一發於詩飲酒能多而不

亂有忠孝大節志廣才疏卒以窮死世哀其忠愚按文山當時不見用而猝起於垂亡之日尚多憾格不得展其所學其窮而死非才疏之罪也

公平生所著在江口有指南集在燕獄有集社詩百首有吟嘯集行于世時有挽文丞相詩二首云塵海驚濤活整舟燕臺從此策詩因雪霜萬里孤城老光岳千年正氣收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從周古今成敗應難論天地無窮草木愁又云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余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祥移

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人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酒淚時

死而不悔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並光與天地無窮矣

○許有壬宋養士三百年得士之盛較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周靜軒殺不當殺也不去其官予其不失所守也合始末觀之

其急君也書伯顏執天祥所以嘉其不屈也書亡入真州所以嘉其避難也書天祥至自温州所以嘉其心宋也書次汀州所以嘉其援難也書謀吳玠所以嘉其計罪也書復福州敗元軍所以嘉其敵仇也書收兵復出麗江浦所以嘉其不

始終為宋未嘗少渝合而慷慨殺身元人所難誠無愧於古人成仁取義之心矣

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文山之既京口之脫去而不汚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海舟世祖雖於燕獄因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陷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東微箕比干之心者其在公乎○羅一

峰 公名天祥南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忠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童蒙宋臣主和議

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微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皋亭三公會動率相邀荒公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陳微就義決死生

于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磨復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詎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泰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過于虜寇內煎于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

立二王聞督南劍賊請於空院仰藥于朝陽絕粒于南安當此歷萬死而不死絕之就因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墮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美狄豺狼之敬信

而不能免貴似道之阻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

袁了凡 文文山之亡學士徐景隆威卿以詩弔之領聯云義似漢王封嵩日忠如蜀將斬顏時蓋用關羽

與 **袁了凡** 報效會操筆撰耕錄作蜀將砍頭却用嚴顏事殊戾旨也元不殺丞相丞相自可以毋死乃亦

將如雲長周旋曹氏也元子丞相亦可謂禮矣公誠義不屈使終能持以不死則公固嘗曰異日得以黃冠備顧問則雲長之事意者公優為之雖或一時之權詞然箕子亦授洪範於武王矣

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大夫尋辭歸 因 **天資絕人** 日記千百言過目成

誦初學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

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

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受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忍木薦

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其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周靜軒** 志子道德者則功名

不足以其心志于功名者則道德不足以移其意故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劉因銳志古道不求聞達可謂知性分而不知勢分也已迨夫徵聘而起母老辭歸則其駕于天性之思為何如哉故書辭歸以深予之

時泰 觀因所論四賢之學可謂確矣非見道之明能如是哉及其歸也又一無所受益足以見其清風高節云

御史中丞崔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

平主吏王周益

卷三十八

元紀世祖皇帝

六

海運權與於泰
起黃縣鄉郭負
海之郡以達北
河唐亦嘗轉東
吳棧獨給與燕
貨不過偶一行
之迨元時大開
海道徑抵直沽
當時未嘗不少
賞其利然遠涉
重洋風信不時
洪濤難測往往
亦受其害固不
若河漕飛輓之
安行無患也明
季言漕務者猶
謂東行海運議
論紛紛亦由于
偏見而不能權
利害大小者矣
故非善政古人
論之其詳亦恐
民之情故令而

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比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始海運○**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官羅璧暨瑄等造船由海道入京忙兀解言海運為便遂立戶府四總其事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癸未○**至正二年春正月立弘吉剌氏為皇后**○**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焉初弘吉剌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遂與約曰弘吉剌氏有輔政之功後刺氏有預政之罪夫立后以德不以姓何拘拘于刺也元太祖感刺氏佐命起兵故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具族焉○**丁南湖**前刺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世祖因御史臺臣之言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一舉而聽言恤民之事皆在其中是亦可謂有志于斯世斯民者矣豈不無愧于民之父母乎大

書特書深予之也

六月增給官吏俸○**十一月命**各省印授時歷郭守敬所造也

甲申○**至正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歷推背圖苗太鑑歷有私習及收匿

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歷推背圖苗太鑑歷有私習及收匿

者罪之。○鑑故宋太皇太后謝氏殂于燕。

鑑乙酉。至正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

從西僧嗣古妙高之請也。發陵取寶器時宋遺民有好義者潛取諸帝陵骨藏之。種冬青樹為記。取別骨換之。此不幸中之幸也。

鑑六月。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

鑑九月。罷權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之權。

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

十二月。皇太子金卒。○太子初從姚樞實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

師友之列者。非朝廷明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輒

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有歲課羨鈔四十

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

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蒙古書。須

讀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

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

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張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

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

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哈瑪之黨。塔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鈎考天下錢穀。欲

輕犯法也。亦所不廢。則偶一行之。未嘗不可。不可無故。數舉以致。縱惡長奸。耳張雄飛乃以赦為不平之政。未免言之過當。果如所云。豈昔果陶作士。獄獄尚未盡得乎。猶待帝廷之議裁耶。內禪豈臣下所宜請。南台之奏安知不即出于證據者之所為。不獨衆間發書之。豈由奸黨也。精吉未憂懼而平論者多惜之。而究元主之不明。不知精吉未之禍。不始于禪之。日而伏于參預朝政之時。潛龍勿用。經有明言。而精吉未

皆反之且我遇是禮亦如是焉豈為子者所忍言使當日但令其養德承華則摩小何由窺伺即阿哈瑪持之事奸徒亦何由假此以兆禍耶甚矣始事之不可不慎也出處之際大節攸關孟頫為宋室宗文吏非佚老遺民可比國亡以後即不能如與釋孟錦輩之身殉宗邦亦當沒齒避荒以全其志節乃存刻甫及遽視顏出歷顯官其能宣力新朝益見忘情故國雖復風流文采推重當時論世者轉惜其名之不遠朽耳

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歲。

鑑 丙戌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朔，罷朝賀，以皇太子故也。

鑑 二月，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蒞按治。十月

還司，用御史臺臣言也。

鑑 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綱** 先是，文海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

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文海仍

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音葉李

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存宋宗室趙孟頫音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

用之。孟頫字子昂，書畫精絕，時微熊禾獨辭疾不赴隱居。○**鑑** 張時泰音文海存宋宗室趙孟頫音帝擢用之，嗚呼春秋

授徒講明朱子之道而力行之學者，稱為勿軒先生。○**鑑** 于父兄之變，則曰不共戴天，今宋興元正不

共戴天之譽也。孟頫仕元，其無恥孰甚焉？昔者王主魏微不死建成之難，君

鑑 十月，以朱清張瑄並為海道運糧使。○**鑑** 免徵海道風浪覆舟糧。

鑑 丁亥至元二十四年二月，設國子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士二員，助教四員，

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

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鈎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及有才藝之士。

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與中統交鈔並行。以至元鈔一貫文。當中統鈔五

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丘文莊**自宋人為文會金元承之以為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

之物嗚呼世間之物雖生于天地然皆必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其價有多少值而至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可乎不可乎行之既久歟莫之行如元人者可鑑也然則鈔法終不可行哉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可也

戊子至元二年四月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

召宋故臣謝枋得不至枋得所以不死

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

李左車猶能言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宋狀元後降元亦力薦之於上。枋得亦遺書夢炎。言江

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才。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

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辨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發明**時宋已亡而猶書宋爵者蓋其不忘故主也書辭不至于其守

春秋以下人物不足道忠宋之心可見枋得仁者之勇

平主袁王國益金扁
元紀世祖皇帝

執宋臣謝枋得北去
伴召入城下
易

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
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

宋臣謝枋得死節

二人皆忠於趙

萬世不失為忠臣

繼福建參政魏天祐執宋故臣謝枋得北去。時枋得設下肆於建陽驛橋傍。小兒賤卒亦知其為謝侍御也。至是天祐朝京。伴召枋得入城下。易逼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

置徵理司。十月遣使鈎考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時。今權奸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悉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己丑

至元二十六年

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

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亦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二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